

· 王立楨 ·

六十年前官校遷臺經過



劉牧雲教官戎裝照。

前言

九月一日是空軍官校八十周年校慶。筆者雖非空軍子弟，也非空軍人，但對空軍事務的喜愛與熱情從未稍減。多年來，透過訪談空軍退役將領、先進，結識這群當年捍衛領空的英雄，也記錄下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謹以這篇訪談稿與中空讀者分享官校當年遷臺經過，並懷念劉牧雲教官。

民國三十八年從開年以來，一連串的軍事失利消息就籠罩著整個大陸，東北的失守及徐州會戰的失利，連帶地使整個國軍都失去了作戰的意志及信心，社會上蔓延著一股與共產黨謀和的氣氛，在那種政治環境之下，蔣總統只有黯然地在一月二十二日宣布下野。

就在那天下午，空軍官校飛行訓練大隊高級訓練組組長劉牧雲少校，正開著吉普車往機場去的時候，突然聽見一股低沉的發動機聲音由天邊傳來

將領臨時前來覓橋，加上當天早上蔣總統宣布下野的消息，於是，他直覺地判斷那是蔣總統的專機，因為覓橋是距離總統家鄉最近的一個機場。他趕緊將車子開往飛行管理室，結果剛將車子開進停機坪，就看見校長胡偉克上校及飛行訓練大隊大隊長李肇華中校，已經站在停機坪等候了，這更證明了他的判斷無誤。

總統在下野之後的第一晚，就是在覓橋的空軍官校度過的，那天，所有在校的學生都被分配到警衛的任務，目前已經退休的祖凌雲將軍還記得那天晚上，荷著實彈的卡賓槍在學校外圍站崗的情形。總統那時雖然已經下野，但是在官校的那個晚上，曾將中校以上的幹部召集談話，並詳細地詢問校長胡偉克上校有關官校遷臺的事宜。

其實，空軍官校大部分的設備及許多人員，在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即開始籌畫撤往臺灣，那時關係整個中華民族命運的徐蚌會戰才正在徐州東郊揭開序幕。

在策畫遷校的時候，劉牧雲少校記得李肇華大

，職業上的警覺讓他立刻順著聲音的方向望去，他看見一架C-47運輸機遠遠地正對著覓橋機場飛來。

官校並沒有C-47這型飛機，而當天中午他在飛行管理室也沒有見到任何空運機前來的飛行情報，所以，他判斷那一定是某位政府官員，或是空軍

隊長交給他的任務就是：計畫如何將官校的教練機群由杭州覓橋飛往臺灣岡山。

那時官校的教練機有包括初級訓練的PT-17、高級訓練的AT-6及航炸空運的AT-11等機種，這些飛機的航程其實都可以由覓橋直飛岡山，只是為了安全起見，劉牧雲安排了由覓橋先飛往福州，在那裡落地加油之後，再直飛臺灣，在新竹降落之後，視情況由領隊決定直飛岡山，或是在新竹落地稍做休息之後再飛往岡山。而PT-11因為飛機儀表簡單，領航方面比較吃力，於是，劉牧雲又安排了由AT-11與PT-11混合編隊飛越臺灣海峽。

計畫交上去幾天之後，李肇華中校將劉牧雲少校請到辦公室，劉牧雲少校先是以為又是為了教練機遷臺之事，沒想到李肇華見了他之後第一句話就是問他飛過C-46沒有？劉牧雲自空軍官校十期畢業之後一直在轟炸部隊任職，飛過不少俄製及美製的轟炸機，但是就是沒有飛過運輸機。

李肇華中校接著向他解釋：空軍官校根據本身的評估，需要兩百架次的C-46才能以將整個官校由覓橋搬到岡山，但是在當年兵荒馬亂的時候，空軍的兩個運輸大隊（十大隊及二十大隊），不但要支援作戰，更要安排將各個單位的人員及器材遷往臺灣，所以，根本無法派出足夠的飛機來滿足空軍官校兩百架次的要求，於是，總部只答應支援二十架次的C-46。

二十架次的C-46對於整個官校來說只是杯水車薪，根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於是，胡校長想盡辦法繼續與總部溝通，最後總部終於做出了折衷的決定，那就是將上海江灣機場一批美軍最近交給我國空軍的C-46型運輸機，撥出六架給空軍官校，由空軍官校負責將所有裝備及人員由覓橋運到岡山！

胡校長衡量當時的局勢，知道那是總部所能做出最好的安排，於是，也顧不得官校中是否有人會飛那型飛機，就立刻同意派人前往江灣機場去接收那六架C-46。

胡校長就將這一個接機任務交給了官校飛行大隊的大隊長李肇華中校，李肇華中校在受命之時，

第一個想到的人選就是劉牧雲少校，因為兩人曾在轟炸部隊共事過，他覺得以劉牧雲的飛行技術及學識，來擔任接收C-46這種飛機的任務該是最適合不過的。

劉牧雲少校聽了李大隊長的話之後，最先想法就是：那將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因為據他所知官校的教官裡沒有任何人有駕駛C-46的經驗，在沒經過換裝訓練的狀況下，直接登機開始飛行已是相當冒險的事，還論還要載著人員做越海飛行！

但是劉牧雲少校也深知當時的情況，國家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刻，在這件事上他實在無法苛求空軍去給他們做任何正式的新機換裝訓練，他只能憑著他十年的飛行經驗，加上他對雙發動機飛機的瞭解，能夠不辱使命。

劉牧雲回到辦公室之後，先將所有曾經飛過雙發動機飛機的教官名單列了出來，再由其中選出了幾位飛行經驗較豐富的教官。就在他甄選人員時，發現學生大隊大隊長張樹功中校竟有C-46的經驗，原來他曾在美國接受過此型飛機的飛行訓練，後來在回國之後雖然沒有繼續飛行，但是和一群完全沒有C-46經驗的教官相比，他的訓練該可以彌補經驗上的不足。於是，他商請張大隊長也加入這個接機團隊，同時因為張大隊長的期別較高，他也循軍中倫理請張大隊長擔任接機的領隊。

當時一共選了六位教官擔任正駕駛：張樹功（五期甲班），劉牧雲（十期），劉德敏（十四期）及謝派芬（十三期），另外兩人因為時間久遠，劉牧雲已經忘記他們的大名了。另外，每一位正駕駛自己可以挑一位教官做為副駕駛，如今一個甲子之後，劉牧雲也只記得他自己的副駕駛是熊夢徵，其餘的幾人他全都記不得了。

人員派遣妥當之後，一行十二位飛行教官就於民國三十七年的十一月底搭火車前往上海，臨行前，張樹功中校還將當初在美國受訓時的講義拿出來給大家惡補了一番，只是儘管在地面可以將技令背得滾瓜爛熟，但是真正飛機升空之後，如何去操縱，卻是要靠經驗及感覺再加上對技令（性能）的瞭解，所以，在登上飛機之前，誰也沒有把握是否能

將那型飛機高高飛起，輕輕落下！

江灣機場是當時二十大隊的駐地，張樹功中校一行人到了江灣機場之後，二十大隊的參謀很快就將那六架C-46移交給他們。本來張樹功中校是想請二十大隊的大隊長安排一些教官，將他們這六位接機的正駕駛帶飛個小時，等他們對那型飛機有了基本的認識之後，再將飛機接回寬橋，沒想到二十大隊的大隊長卻是很圓滑地回絕了這個要求，因為他實在沒有多餘的人力來帶飛官校的這些教官。

既然無法得到訓練的支援，張樹功中校退而求其次的將那六位教官找來，說明二十大隊已經拒絕提供訓練，不過，他表示大家都該有同學或是朋友在二十大隊任職，所以，他希望大家能自己去找一些門路，看看能否在短期間內去學到一些那型飛機的操縱竅門。

劉牧雲少校的同期同學盧勳那時正好在二十大隊，所以，他立刻就去找盧勳，希望盧勳能找個時間帶他飛幾個起落，結果沒想到沒等他說完，盧勳就一個勁兒地搖頭，直說：「實在抱歉，太忙了，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夠了，哪裡有多餘的時間來帶飛。」

然而，盧勳也不好意思一點兒忙都不幫，他表示，第二天一大早他將有一趟飛往青島的任務，劉牧雲可以跟著坐在座艙裡去觀察，飛行時他會盡可能地將那型飛機的性能講解給劉牧雲聽。

第二天，劉牧雲及熊夢徵兩人坐在那架C-46駕駛艙內的摺椅上，一邊看著盧勳如何將發動機啟動，如何滑行，一邊將重點記在筆記簿上，劉牧雲發現飛機操作的手法其實與他所熟悉的B-24頗為相似，只是儀表與電門的方位須要熟記，其他的倒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由上海到青島的一路上，盧勳也不厭其煩地將C-46所有竅門都傾囊而出的說給劉牧雲聽，劉牧雲也很仔細地去記住每一個要點。

飛機在青島落地之後，大家即將步出駕駛艙之際，盧勳看了看劉牧雲，說了一句：「唉！我看我還是帶你飛一個起落吧，要不然萬一你砸了飛機，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原諒我自己！」

於是，就在青島機場上，劉牧雲在盧勳的帶領下飛了一個起落航線，那時他才發現即使盧勳講得再清楚，也比不上親自握著駕駛盤的感受，經過那短短的一個起落之後，劉牧雲知道他可以駕馭C-46這型飛機了。

回到上海江灣機場之後，劉牧雲發現他及熊夢徵還是惟一真的有機會飛一趟C-46的一組人，其餘的人最多只是跟著飛機同乘了一趟。既然他們兩人已經有過經驗，於是，張樹功中校就下令由他們兩人將第一架飛機飛回寬橋，其餘的人則是全部跟著搭機飛回寬橋。

回到寬橋之後，劉牧雲雖然只有區區一小時的飛行經驗，但是在那些教官中他卻已成經驗最豐富的人了，於是，在張樹功中校的指示下，劉牧雲就利用那架飛機將其他的幾位教官也各帶飛了一個起落。這樣，所有的教官在很短的期間內，就都有信心可以單獨操作，那六架飛機也在兩個星期之內，由江灣全數被接回寬橋。

飛機在真正開始往返臺灣之前，還必須經過機務部門的檢查，這對官校的修補大隊官兵們來說也是相當困難的一個任務，因為不但沒有維護那型飛機的經驗，更糟的是連那型飛機的技令及手冊全都是英文的。不過對那些學徒出身的老班長們來說，英文手冊倒不是大問題，因為他們即使有中文的手冊也不會去看，他們靠的全是對機械方面的高領悟力。

那些老班長們不但在機械方面內行，資源管理方面也毫不含糊，其中有一位老班長建議：因為官校並沒有C-46的零件庫存，所以，最好將其中一架飛機留作拆零，這樣其他飛機一旦有零件需要更換，就可以直接由那架拆零的飛機上取下，而不必等著向二十大隊去申請，因為他知道在那兵荒馬亂的時期，二十大隊是絕對不會將所需的零件送上的。這個建議馬上得到張樹功中校的同意，於是，在那六架飛機中選取了一架狀況不是很好的當作拆零機。

老班長們憑著他們的經驗，很快地將那預備執行任務的五架飛機準備妥當，劉牧雲少校拔得頭籌

，於當年的十二月十八日清晨帶著二十餘位先遣人員，由寬橋起飛前往臺灣，他們起飛之後沿著海岸線向南飛，按照原先的計畫先到福州落地，稍事停留之後，再起飛向東南方向跨海飛向臺灣，由福州到臺灣新竹只有一百四十餘哩，起飛之後不到一個鐘頭就已經看到臺灣的海岸線，當時劉牧雲看飛機機械情況及天氣一切都沒問題，於是，決定直接掉轉機頭向南臺灣的岡山前進。

他們於中午時分抵達岡山，當劉牧雲將飛機滑向停機坪時，幾乎不敢相信他所見到的景象，跑道與滑行道上的炸彈坑雖都已填滿壓平，但是許多空地上，乍看之下是小池塘的水坑，卻是當初美軍轟炸時所造成的炸彈坑洞，半倒塌的棚廠裡還停著日軍的飛機，營房牆壁上也還有如蜂窩似的機槍子彈掃射痕跡，他實在不敢相信這就是已被國軍接收了四年的地方！

岡山基地的指揮官接了他們之後，請他們到岡山鎮上的一家日本餐廳午餐，席間那位指揮官不斷地表示，岡山基地根本無法在半年之內讓整個官校進駐，劉牧雲聽了之後也沒說什麼，他覺得那是長官們的事，只是他非常瞭解，整個官校的師生將在兩個月之內完全搬到岡山，而不是那位指揮官所說的半年！

午餐之後，本來那位指揮官還想安排他們到高雄及左營地區去逛逛，但是劉牧雲決定立刻飛回杭州，因為他知道其他的教官們在杭州還在等著他回去，將這一路航線上的情況與大家分享。

劉牧雲在當天下午兩點由岡山起飛，他決定不在福州落地而直飛杭州，這樣除了可以省去在福州起落的時間，更可以因為直飛而縮短航程，結果他們在傍晚五點就回到了杭州。

在劉牧雲的建議下，所有的空運機由杭州起飛後直飛岡山，而不在福州落地，這樣即使把上下貨的時間加上，也可以在一天之內飛一個來回。

開始撤退行動之後，每天都最少有兩個架次的飛機由杭州飛往岡山，C-119的載重量雖然不大，但是，就像螞蟻搬家似的，官校的一些裝備及人員就開始慢慢地渡海遷到了臺灣。

就在後撤臺灣行動開始之後，不到一個星期，謝派芬上尉被安排在一月四日駕機前往臺灣，他在前一天中午向張樹功中校表示要先將飛機試飛一趟，以確定飛機完全沒有問題，這是一個很正常的請求，於是，張樹功中校立刻批准了那次試飛。

沒想到就在那次試飛的過程中，謝派芬上尉竟將飛機轉向，飛往業已被中共占領的河南鄭州！

謝派芬投共之後，官校又立即停止了所有飛行任務，並由政治指導員對所有飛行人員重新考核，並重申軍人應有的武德，不得做出使空軍蒙羞的叛節事件。劉牧雲固然對謝派芬所做的事感到不齒，但是在整個事件中令他最感到難過的，卻是飛機上的機工長李葆華，因為他知道李葆華決不是這件事的從犯，而只是一個受害者，而李葆華的家人才在幾天之前，隨著一大群眷屬搭船前往臺灣，他們到臺灣之後將如何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

官校對飛行人員重新考核之後，於一月十日開始恢復飛行任務，官校在當天一共安排了三個架次的C-119前往臺灣。沒有想到兩天之後，官校的另一位飛行教官高金鍾上尉竟又駕駛著一架教練機投共！

第二次投共事件發生之後，校長胡偉克並沒有像前一次一樣停止飛行勤務，反而是要求那幾架C-119的教官們盡快地將官校搬往岡山，說不定他也瞭解到時局對人的影響絕對勝過那些空洞的教條。

就在那四架C-119日復一日地搬運下，空軍官校終於在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初完全搬到岡山，這間那些半路出家的C-119飛行教官們，竟然在一百多架次的任務中，沒有出過任何差錯，更重要的是，那些機械士們竟也能湊合著在那幾個月內，沒有讓任何一架飛機因為機械的問題停飛！

正當劉牧雲少校覺得已經卸下肩頭一個重擔時，李肇華中校又下了一道命令給他，為了保全國家的資產，務必盡快將那架留在杭州拆零的C-119修復並飛回臺灣！

那真是一個相當棘手的任務，因為，機工長們只求自己所保養的飛機能順利升空，誰也不會去想

到用筆去記下，到底由那架飛機上拆下了多少零件。再說，那些機工長都將自己所維護的飛機當成私產，如何讓那些機工長們誠實地說出，到底由那架飛機上拿下哪些零件，再讓他們將那些零件交出，真會是像要在他們身上挖肉一樣困難。

於是，劉牧雲少校將當時四架飛機的機工長召集起來，先是謝謝大家的辛勞，能將那幾架飛機在三個月之內持續維持著百分之百的妥善狀況，這在任何國家的空軍來說都是一樁不容易的事，尤其大家並不是C-119的專業機工長。然後，劉牧雲又表示那些飛機並不屬於空軍官校，只是向二十大隊暫時借用的，現在遷校的任務已經達成，該是『機』歸原主的時候了，因此，他希望大家能將那些由那架飛機上拆下來的零件交出來，他將帶一組人回寬橋將那架飛機修復，然後飛回臺灣。

那些機工長們相當合作地在一天之內就將所有的零件交了出來，於是，劉牧雲少校就帶著一組飛行人員及修護人員於三月中旬飛回寬橋。

劉牧雲少校回到寬橋落地之後，發現官校遷離不到一個星期，整個校區卻已一片荒涼，雖然校區仍有警衛旅的士兵駐守，但是整個環境卻因為沒有人氣而顯得相當地蕭颯。

劉牧雲少校將飛機滑到那架拆零的飛機旁邊停妥，然後就隨著幾個機械士一同下機，先對那架飛機作了一個簡單的目視檢查，那個景象真是讓他怵目驚心，被拆下的發動機蒙皮，就被散放在飛機的機翼下，一些不知是哪裡的零件及許多螺絲釘、螺帽也散在地上。劉牧雲看著那個景象，心中只有一個問題：那些機械士們真能將這架飛機修復妥當嗎？

正當那些機械士們開始將零件裝回飛機時，劉牧雲開始圍著飛機作三百六十度的檢查，就在那時，他發現那架飛機尾輪竟也被拆了下來，他心中浮起了一絲不安，因為他知道在他所帶來的零件裡並沒有尾輪！

他在飛機附近開始尋找的同時，心中也開始盤算萬一真是沒有尾輪，該如何是好？尾輪金屬支柱在水泥跑道上摩擦會增加阻力，但是發動機的馬力

夠大該不會造成太大問題，只是在起飛及落地時，會因摩擦的關係而產生火花，但那火花除了嚇人之外並沒有太大影響，最壞的結果就是金屬支柱被磨斷，機尾觸地，那將會造成較麻煩的後果，但是如果在起飛滾行時，提早推桿讓尾部先行離地將可以避免那個困境。

就在劉牧雲心中盤算著如何處理這尾輪的問題時，他在停機坪旁的草地上看到了一個輪子，他趕緊走近去仔細一看，那還真是一個〇一式的尾輪，只是輪胎已經嚴重撕裂破損，想來是某一架〇一式的尾輪輪胎破損之後，機工長就將那架拆零機的尾輪取下代用，而原來破損的那個尾輪就隨手扔在停機坪的草地上。

找到尾輪只是解決了一半的問題，因為當地並沒有備分的輪胎！劉牧雲少校又開始思索有甚麼東西可以用來代替輪胎，突然間他想起以前曾看過水手用粗纜繩捆在船邊當護墊用，於是，他連忙請警衛旅的排長帶他到杭州市內的一家五金行，去買了一網麻繩。

取得麻繩之後，劉牧雲又找了一個機械士，將那個尾輪上的破輪胎取下，然後用麻繩緊緊地捆在尾輪的鋼圈上。這樣雖然看起來很怪，但是最少可以暫時代用了。

那幾個機械士在經過一整天趕工之後，原來拆零的那架飛機的螺旋槳又重新開始轉動，但是坐在駕駛艙內檢查飛機狀況的劉牧雲發現那架飛機還真是架「問題」飛機，液壓系統的壓力不足，二號發動機的轉速不夠，同時也有超溫現象，再加上無線電系統的一些小毛病，這些問題加在一起，足以讓任何一位飛行員頭疼半天的。

劉牧雲少校心中盤算了一下，這些問題都不是「一些大毛病」，如果飛回臺灣，他知道那些機械士們是可以將它完全修復的，只是以飛機當前的狀況來說，跨海飛行是有一些風險，不過他也想到，在國家如此困難的時候，任何一點資源都不該隨便放棄，於是，他決定冒險起飛，他相信以他的經驗及技術，是可以克服那些問題的。

為了安全起見，劉牧雲只帶了副駕駛一人上那

架拆零的飛機，其餘的人則都搭原來的那架飛機回臺灣。

劉牧雲少校的那架飛機剛由寬橋起飛，他就發現了一個大問題：起落架無法收上！他看了一下儀表板，液壓的壓力竟比起飛之前還要低，只有三百磅左右，這種情況之下，起落架無法收上是必然的現象。他看了看發動機的儀表，發現雖然不是很理想，但卻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於是，他決定還是按照原計畫先飛往福州，懸在那裡的起落架只是增加了阻力，對飛行安全並沒有太大影響。

屋漏偏逢連夜雨，起飛不久，飛機剛飛到寧波附近，天氣就開始變壞，駕駛艙的窗戶上開始出現像針頭一樣細的雨點，而且雲層也越來越低，為了保持目視飛行，劉牧雲不得不將飛機的高度連續下降，最後飛機竟然是以三百呎的高度順著海岸線向南飛。

越往南飛雨越大，過了溫州之後竟變成傾盆大雨，劉牧雲少校請副駕駛不必看外界的狀況而專心注意飛機的儀表，他自己則緊抓著駕駛盤，瞪著眼睛看著海天不分的外界，操縱著飛機在那一片混沌中緩慢前進。

好不容易捱到了福州，目視機場之後，卻叫不通機場的塔臺，他衡量情況，實在不適合繼續在那種天氣狀況下，駕著故障的飛機跨海飛往臺灣，於是，他顧不得程序，就在沒有塔臺指示的情況下將飛機落了下去。

當時的雨實在太大，跑道上的積水竟將整個跑道都淹蓋住了，劉牧雲只能根據水面上沒有露出草尖的部分來判斷哪裡是跑道，而飛機在落地之後卻因為跑道上的積水及側風的關係，讓整架飛機在跑道上像帆船似的左右亂轉，然而飛機卻很幸運地在沒出任何狀況的情況下滑進了停機坪，劉牧雲少校事後都覺得奇怪飛機怎麼沒有偏出跑道或是打地轉！

劉牧雲少校及副駕駛兩人在飛機裡一直等到雨勢稍歇後，才有機會下飛機趕到飛行管理室，在那裡他才發現原來因為低氣壓的關係，十大隊的飛機都已飛往臺灣，要等天氣好了之後飛機才會回來繼

續後撤的行動。

劉牧雲少校詢問當地的指揮官，是否可能請機械士檢查一下那架飛機，將故障的情形修好以便飛往臺灣，沒想到那位指揮官卻因為那不是十大隊的飛機而根本不願意去管，但是當他知道那是一架將飛往臺灣的空飛機時，他的態度立刻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因為當時在福州機場有許多地勤人員及眷屬等著後撤到臺灣，指揮官表示如果劉牧雲願意帶走一整架飛機的人時，他可以請機械士們將那架飛機修妥！

於是，在這種互惠的狀況下，劉牧雲在福州多待了兩天，除了等天氣好轉之外，也是等著機械士們將那架飛機的液壓系統修復。

當地的機械士們找出了液壓系統的毛病，在更換了一個新的幫浦之後，立刻解決了壓力不足的問題，發動機的轉速也在更換了一具磁電機之後恢復正常，只是因為當地也沒有多餘的尾輪輪胎，所以，還是得繼續將就著以麻繩代用。

飛機修復的消息傳出之後，立刻有一大批人圍了上來，希望能夠有機會擠上飛機，〇一在正常情況下是可以裝載四十五位乘客的，但是劉牧雲發現那群人有許多孩童，所以，臨時決定多帶一些人走，那天飛機起飛時機腹中竟是載了六十三個人及他們的行李。在飛往臺灣的路上，發動機雖然偶爾還會超溫，但是起落架卻是安穩地收在輪艙中。

目前住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劉牧雲先生在回憶起這段往事時，非常欣慰地在整個後撤行動中，那幾位官校的教官竟能在沒有任何經驗的情況下，將整個官校搬到臺灣。而偶爾他也会想到在最後一趟的〇一之後撤飛行中的那些孩童們，現在都已是花甲之年了，他們會記得那次飛行嗎？

後記：本文取自『飛行員的故事』第三輯，劉牧雲教官於二〇〇八年夏季因病逝世於美國加州洛杉磯市。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還說還有許多空軍中的故事可以與我分享，如今天人永隔，我們再也無緣隨著他的記憶去探討空軍剛到臺灣的那一段歷史了。